

坐說十九

冷泉府書

坡詩勝說第十九



次韻道潛留別

參東子詩集五卷九江與東坡居士話是云

雲水黃樓赤壁間勝遊長得共躋攀
屠龍井空三載窺豹
悠、愧一斑投錫雲林聊避暑
絕江舟楫自東還
求田問舍

知何處杖屨他時訪小山

為聞廬岳多真隱 此以下二句言我本欲尋廬山真隱今與道潛

同來遊此即次夙昔之志也

已喜禪心無別語 此以下二句言道潛本禪者知會則必別之理
故不可有惜別之語此可喜也然尚為吟詩而髮白此可憐而已

異同更莫疑三語 此以下二句言我與道潛不必可有儒教物我

之異也如阮瞻所言則言儒教與老莊教無異同也今坡借用言
儒教與佛教不可有異也集覽云將無同猶言無乃得無之類淳

南王若虛曰將無同其意蓋言同也

到後与君開北戶 此以下二句言到汝州之後每思道潛當開戶
看山以願其來同看也次公解亦尔

次韻黃致遠見贈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人皆以下

二句一段一技以下二句一段

欲求五畝寄樵蕪 此以下二句言我今自黃量移汝州道路遼遠
蓋欲乞近地以居故到處逢番必賈胡遂乞常州居住也

人皆勸我杯中物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雖勸酒者多而致遠尤
可慕也退也待有此意到楮子謂韓集才二醉賤張秘書詩云人
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云蕉雪蓋指之也

一技文章何足道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凡文章一小技而已我
不以此為尊若欲知我之是維摩之是雖是俗而即是文珠也然
則不可作尋常俗人看也或云言致遠詩美坡文章然文章小技
不足言若欲知我則宜如文珠以無文字語言讀維摩也刻

謂或說可也蓋能知摩詰者是文珠也續翠云云摩詰公自來
文珠比致遠之能知公之文章小技福之意辭以文珠知維摩
問不二法門也是即也言摩詰即文珠之即摩詰無別也

次韻枕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 此以下二句言我去杭之時居人惜別挽留也
一別臨平山上塔 蓋承第一句也按渭南集四十二入蜀記云臨
平者太師葬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為水會稽山為葉山形
必駱馳葬於馳之耳而築塔於馳之峯蓋葬師去馳負重則行遠
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迎客西來送
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

淒涼楚些緣君發 此以下二句承第四句也楚些言我逐客而為

裴維甫作詩也蓋以屈原自比也

寄謝西湖旧風月 此以下二句承第一句第三句也

次韻陸縫見贈

季氏東周負郭田 此以下二句言我已与季子同獲氏故以力穡為家傳也

細思種蕘三十本 此以下二句言与其素餐尸祿以在朝官不似自耕以送生涯也言不耕而取三百廩不如自種五十本蕘也

若得与君連北巷 言願卜隣居也
只擬闕門不問天 言我將杜門靜退若否感行止只可信天命而已不必可問之

次韻滕元茂許仲途秦少遊

二公詩格老弥新 言勝許二公也

醉後狂歌許野人 楚人坡自言也

坐看青丘吞澤芥 此以下二句言勝許文章辭必青丘吞雲夢我文章菲薄必潢潦蘋蘩之奠也或云上句與青丘言二公澤芥坡

自言也。渙隱叢話後集二十七云。藝苑雌黃云。次韻滕元茂等詩

云。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慚潢潦薦溪蘋。按子虛賦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芥刺鯁也。非草

芥之芥。西湖詩亦有青丘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刻楮子謂藝苑雌黃見坡對溪蘋以為草芥之芥。蓋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乎。坡

或用假對之法。歟。西湖詩亦唯謂雲夢之小而巳。有何害哉。容齋亦評藝苑雌黃之非也。

兩邦旌纛光相照 此以下二句言勝許以文章相逢於兩大國相會也。然我文章鄙陋如田舍翁把鋤犁而已。此篇次公注甚謬。不可用。

何似秦郎妙天下 此以下二句言少遊文已妙。豈獻頌於天子也。

次韻蔣穎林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瓊林以下四句

一段

江上秋風無限浪 此以下二句言黃汝往來風波之險皆是一夢而已續翠本云言江浪無限故夢亦不多時春一字取於早醒又曰公昔在翰林與穎州登第今已如春夢也一場春多不分明春夢不久也

豈敢便為雞黍約 此以下二句言穎州今已為朝官則雞黍陽羨歸休之約只當論政事也

和王旂二首

聞道騎鯨遊汗漫 此以下二句皆言李白扈聖特用李白詩為故事也蕉雪解不必及之漢隱叢話前集四十冷齋夜話云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荆云曰平日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歸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云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為魚對以龍驤為漁舟對

大小无媚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无終不沒者此類是也

氣吞餘子無全目 此以下二句上句言王平甫眼中無全人也下句言王旂也自此始入題也

白髮故交空掩卷 此以下二句言平父已死故掩平生往來書卷洒淚也

嫺：春風送度關 此以下二句言三月去黃移汝也七月過金陵八月到京口歲暮留淮上也或以上句為始謫黃之時非乎

遲留歲暮江淮上 此以下二句言我今在淮上然先是到金陵見荆公留一月也

未厭冰灘吼新洛 此以下二句言歲暮在泗上也

次韻張琬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六句一段知君以下二句一段樽酒相從樂寓公 寓公坡自言也

知君不向窮愁老 此以下二句言張琬虽居窮愁而志不衰老其詞語如吐虹也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 此以下二句言我以東坡為稱不著氏族其意自謂此身遠序而已元非固有之物也一長亭蓋一遠序之意也
蕉雪云有二解一如上解又一日今贈詩之人只稱東坡不書其姓字也續翠本云未知何人蓋潤州人今暫時在淮上飲或云不記姓名則其人不肖可知故坡和章亦不顯名此詩按不審強解耳

知有雪兒供筆硯 此以下二句言贈詩人之家有歌妓美麗而我
家只有醜婦而已或云蓋彼人詞語美而我詩語醜陋之辭歟
回來索酒公應厭 此以下二句懶雲云言我近在京口新傳得論
作客之秘經故今后屢來于此人之家可索酒也然當以屢來厭

之次公注蓋此意也然未知實有作客經故古來有疑蕉雪云言
我聞彼贈詩之人為客在于京口今自京口而來故我行可索酒
也京口自古有美酒也引京口兵可用酒之飲之語為證也刻楮
子按太平御覽六十六引郡國志曰京口出好酒人習戰故桓温
云京口土瘠人寡無之戀唯酒可飲兵之用耳蕉雪蓋謂之續翠
以作客經三字為未審然存上二義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十句一段君
知以下六句一段樂全以下六句一段

土暈銅花蝕秋水 此以下二句言土暈銅花即劍法也劍有法之
時要當用悍石磨之言定國在南海食水藥以除膏粱之炁濯烟
波以除紈綺之炁何異悍石磨劍法哉蓋以定國生王氏富貴之
家及之蕉雪云土侵銅劍故生法也秋水之劍生法猶如日月蝕
無光彩也要字讀如簡要之要也砥字作龍字讀可也又訓研可

也

歸來詩思轉清澈 此以下二句言定國詩語之清如空潭水也蓋至清之水其中魚一之可數也

浙將桂浦擷蘭蓀 此以下二句言定國有騷人之思而不知我身本富貴家也蕉雪解亦或云桂浦擷蘭蓀蓋因為逐客而言也以屈原比也

君知先竭是甘井 此以下六句皆坡自言也或云安心之句後欽宗奉此句以為坡短處也

相逢為我語留滯 此以下二句言我先是到處滯留今後乘桃花浪以放舟其時當訪安道故憑定國傳語也

和王勝之三首

美人唱我踏春歌 踏春歌曲名也言王勝之侍女唱坡所作歌詞乎或實作此曲以与妓唱之歟

魯公賓客皆詩酒 此以下二句魯公以言王勝之也蕉雪云張志

和蓋坡自比也

流觴曲水無多日 此詩蓋二月末之所作也

要知太守憐孤客 此以下二句孤客蓋自言也俚歌亦自言也

坐睡樽前呼不應 此以下二句言為和王勝之待瑠琢肝腎身體疲倦故在樽前不竟困睡也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 此以下二句蓋以樂夫自比也殷兄比田仲宣也田仲宣老於坡也言我已頭白然尚有仲宣老於我故少寬心也

寒潮不應淮無信 此以下二句言時自黃赴汝歷淮上也無信言無鄉信也此二句承第一句也蕉雪云言時淮水甚少舟不行為之留滯唯有明月相隨似多情也

未許低頭拜東野 此以下二句懶雪云言田仲宣於我未許必退
之拜東野唯以我為飲酒之友而已蓋言不為真相識也蕉雪云
言仲宣雖老而猶貴我故不見許我拜而以我為勝公榮也蓋二
句共言仲宣重我也刻楮子謂蕉雪解可也

好詩惡韻那容和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仲宣所寄好詩其韻險
而我難和之故可受罰也惡韻蓋險韻之義也刻楮子按海錄碎
事十九云段成式与客連句或押惡韻或煎茗一椀為八韻詩謂
之雜連若志於不朽則汰揀韻謂之苦連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 此以下二句言我必可歸山其期非久然老年
易促唯所賴人間尚有丹砂而已或云言常州歸休未幾守登也
又虽有丹砂而不奈老何也刻楮子謂言不奈老何然尚有丹砂
可以駐顏歎然則此句蓋倒語乎

繡谷只應花自染 此以下二句言今於繡谷送伯達之行當經玉
鏡潭也繡谷在南康郡玉鏡潭在池州也

君方傷海看初日 此以下二句言伯達今所赴必在東海也坡今
自黃赴汝故有橫江之語也或云不唯此篇赴汝之時多使橫江
字也

不須雷雨赴龍核 蓋伯達來時必祝坡以赴卧竜之語故云尔

次韻答賈耘老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八句一段自言以下十

二句一段可伶以下二句一段

五年一夢南司州 此以下二句言我在黃凡五年其間耘老屢勞
問以我飢寒疾病為已憂也

東來六月井無水 此以下二句言六月之比經常潤之地也或云

東來謂賈耘老訪也按放翁謂南集二十常州奔牛閘記岷山導
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餉餉

北為瓜洲，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為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稱為餽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餽也。蘓翰林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駁述本末而不能詳也。又曰：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為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刻楮子謂：井無水之語，似記一時所見。然據放翁語，則別有由也。

今日陳蔡誰從丘，言我今留滯常潤之間，辟似孔子流落陳蔡也。是時訪我者唯曹耘老而已。

夜航爭渡泥水洪，此以下二句刻楮子謂言耘老訪我於常州奔牛閘下，仍欲送我到瓜洲。按渭南集四十三入蜀記云：乾道六

年六月二十七日留金山，二十八日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于玉鑑堂。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初重複，尤為鉅麗。遂至瓜洲。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夜觀金山塔燈。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四日風便解纜掛帆，登真州。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大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大武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壇序大會群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詩所謂藪祠瓜步，認前朝是也。刻楮子謂如此說，所視則瓜洲與瓜步相隔數日程。然則吹云所謂瓜洲今揚州之瓜步，解恐非乎。

空將泛愛收溝壑，此以下二句蓋耘老之語也。言坡泛愛雖有救我於溝壑之心，而未能故云空也。我又衰病不如前時也。

今年太守真卧龍，此以下六句蕉雪言皆耘老之語也。如耘老則

總湖州一州人而已。然滕元發至湖之日，特訪耘老。蓋以坡誘引也。故耘老喜之作詩告坡也。炎天出水電之語，蓋由卧龍字而言也。刻楮子謂蕉雪解，蓋可歎。耘老已有水閣則此所謂小池閣之語，恰好也。蕉雪以此六句為詩中書中語，然如施氏注，則時耘老來潤訪坡於奔牛洲下，此時終以向元發過池閣歎。又蕉雪解以六句為耘老語，然自言嗜酒得風痺，以下十句皆當為耘老語乎。自言字似相逢時之語也。

故人改觀爭來賀。此以下二句言滕元發過賈耘老，故人見尊客來，皆相賀。然小兒輩猶疑為何事而如此之人來訪耶。

為君置酒飲且哦。此以下二句或云此二句亦賈耘老之語也。坡使元發訪耘老，為之置酒也。君指坡也。刻楮子謂然或說則耘老蓋與元發會潤州金山，其後耘老亦自湖來訪坡於潤州，同在元豐八年夏乎。然耘老夏未來訪及秋，故有秋虫之語乎。或坡今

為耘老置酒歎。續翠本云言為元發置酒也。虫声又為元發喜而歌也。

可憐老驥真老矣。此以下二句蕉雪云坡自言也。耘老詩中必有祝坡前程之語，故云尔。刻楮子謂蕉雪解可也。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艍。此以下二句言許遵自潤州太守致仕歸金陵，已到金陵之後，坡寄此詩也。

供帳已應煩百兩。此以下二句言許遵退潤守歸休金陵也。上句承第一句，下句承第二句也。蕉雪云許遵必金陵人而來歸也。故用陸賈過子送老之故事，恰可也。

此味只憂兒輩覺。此以下二句蕉雪云凡世人喜欲損人之好事，故不欲使兒輩知，則中樂也。

次韻孫莘老。邵伯堰。蓋斗為揚州分野，故名亭斗野也。此

篇二段起句以下十四句一段似與以下六句一段刻楮子
謂在邵伯堰之四字突兀難解蓋細字注誤為大字乎

老僧如夙昔 此以下四句言寺僧出故人孫莘老子詩然此僧一
啖与我傾心必夙昔旧友也蕉雪云言見莘老子由詩由之記憶
已往事則恰如隔生也

送老海上城 蕉雪云言我向將送老於常州也刻楮子謂海上城
言今所過揚州之間也

逢人輒自哂 此以下二句言如上所謂我往來此地已七回故逢
此地人自哂也又前度屢食此地魚今難得魚而不忍食也蕉雪
云言我将萬事以送老然猶於親用有情今又見莘老子由詩為
之感慨故自哂也得魚凡言書信今見親用待此亦得信也刻楮
子謂此解不如上解切當也

小詩如秋菊 刻楮子謂題注云有孫莘老長韻舍弟子由小詩云

莘老長韻即坡今所和也子由小詩蓋五言八句也按類濱文集
第十召伯埭上斗野亭詩云細雨添春色微風淨肺流但年華今
世生計一扁舟飲食隨魚鱗封疆入斗牛江波方在眼轉竟此生
浮所謂小詩蓋是也

過此感我言 此以下二句言子由過此亭之時又當次此莘老韻
作長篇詩也刻楮子謂此小詩於秋菊喻長篇於春榮語意開合
尤妙矣蓋退之所謂春容乎大篇寂寥乎短篇之意

次韻送徐大正

去歲渡江萍似斗 此以下二句言元豐七年四月自九江抵興國
同八年赴登州

千首新詩一竿竹 此以下二句言若無千首詩則空釣漢江槎而
已然大正必當有詩豈空釣者哉徐大正時赴襄陽之間歎蕉雪
解亦尔或云言徐大正必當任用不可老於漁釣也刻楮子謂杜

詩云只今耆旧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鰯。坡今反之而云耳。或說不可也。續翠本云公居黃州賦千首詩。把一竿竹釣漢江槎。合終此生今有汝州來往之苦。故戀黃州刻楮子。謂此解非也。

次韻徐積

殺雞未肯邀季路。此以下二句言徐積不招我。已往訪也。荷篠丈人并子乘。以此徐積也。季路并子與自比也。

但見中年隱槐市。此以下二句言人但見徐積壯年學問而未知筆力如宋玉也。

海山入夢方東去。此以下二句言我今赴登州。然暫陪徐積於此地也。或云上句言蜀山入夢也。

若說峨眉眼前事。此以下二句蓋徐積詩中必言坡思蜀也。故坡言若說峨眉則即今面前山皆是也。然則何處不故鄉哉。蕉雪云言我故鄉處。皆宜隱居之地。何必獨記眉州眼前所有之峨眉哉。

哉

次韻趙令鑠

東坡已報六年穰。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我先是在黃州六年其間皆豐穰。幸彼地豐年之樂。今却為吏部郎在京。所以惆悵也。蓋康樂子居畏壘。山三年豐穰。坡亦暗用此故事。我居黃必康樂子。輜光晦迹。又六年豐穰。必康樂子德致三年豐穰。蓋似自負也。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

灑翻白獸樽中酒。此以下二句言凡朝會之間為獻直言者設酒樽。然我平生以多言得罪。故不要直諫。飲此酒唯朝退煮青泥坊底芥而食之而已。蕉雪解不必及之。只言飲酒而已。續翠本云言公今金在京。飲白獸酒而直言人之飲酒也。言只欲飲隱於蜀中也。青泥坊蜀中地名。款又只言青泥款。或云公諫定國與其居京唯當歸隱也。

要識老僧無盡處 此以下二句言我今已耳不聞萬事以之為無
盡用也老僧自言也

次韻王震

攜文過我治平間 此以下二句言於治平間始見王震文章也
聞道吹噓借餘論 此以下二句言王震特說坡賢越之於流落之
間也蓋時名歸乃王震吹噓也

妙語先春著病顏 或云妙語字似言王震也病顏字似自言也然
此句專言王震歎震時病歎著字言春色先春而著生歎刻楮子
謂言王震妙語發起我病顏歎蓋向來病中憔悴今看王震妙語
為之生顏色也本卷廿五丁又有借君佳句著良時之句著字亦
此義非謂著佳句於良時歎蕉雪解亦似尔

詩酒暮年猶得用 此以下二句坡欲頌于王輩王震林姪之會也

次韻周邠

南遷欲舉力田科 此以下二句言我向謫黃州以力田為務又開
三運以為樂也

次韻胡完夫

青衫別淚尚瀾斑 此以下二句言我曾別完夫其泪痕尚存也別
後十載完夫流落在江湖也

老去上書還北闕 此以下二句言雖還朝而無心于爵祿也
相從杯酒形骸外 或云如莊子所謂則形骸之外不取之今坡所
用蓋莊子所謂形骸之內也蓋言忘形也

次韻錢穆父

老到明光踏舊班 此以下二句言老來歸朝不必染髭鬚事後生
也如甯錫所謂則涼州曲也今以陽關曲換之蓋以同是曲名也
或云只用米嘉榮故事而已陽關字冗也

故人飛上金鑾殿 此以下二句或云如顏氏題注則以穆父拜中

書舍人有此句然則中書舍人亦出入金鑿殿乎此詩已元祐初
作也穆父元祐八年為翰林學士也金鑿殿於翰林學士言之則
尤可也但年月不相當也然以穆父比李白以杜甫自比則金鑿
殿唯言李白而已不必可及翰林學士故事歟

大筆推君西漢手 此以下二句蓋坡為翰林學士之時穆父為中
書舍人製詔詞乎

便須置酒呼同舍 此以下二句懶雲云蓋用翰林故事若據顏氏
義則穆父此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坡自言也刻楮子謂題注云穆
父詩云次完夫韻簡子瞻右史舍人云蓋坡未為翰林學士明
矣蓋坡為右史舍人時穆父寄此詩然坡知之之時已為翰林學
士乎又按此篇題注云穆父哲宗蒞政入翰林又按東都事畧
哲宗本紀云元祐八年九月皇太后高氏崩是月皇帝親政之然
則穆父為翰林學士非元祐元年也坡年譜云元豐八年十二月
云此二句蓋祝穆父之語也此義不可乎

次韻答完夫穆父

掖垣老吏識郎君 此以下二句言完夫穆父之祖父皆本在西掖
故自二人為郎君之時為老吏所識也或云老吏坡自言也

汗血固應生有種 此以下二句言二人皆象賢矧從年少為朝廷
人所知識則豈無因而自山林湖始來者哉江

免使謫仙明月下 此以下二句言今如胡完夫錢穆父輩皆集朝
廷故遊會非無友則免必李白以己身與月并影為三人也按注

三人言錢胡占坡不可也蕉雪云言向來黃州謫居無友唯月下
對影三人今占胡完夫錢穆父相伴也

次韻答滿思復

紙落雲烟供醉後 此以下二句次公有二義蓋言滿思復之義欲
誰言載酒山無賀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我當記取滿思復所居
他日行者也然則豈云如李白所謂然山無賀豈哉滿思復東陽
人故比陽顏也後來東陽人多用烏傷表所居也刻楮子謂如蕉
雪解則賀與顏皆比思復也

但恐破牂隨赤驥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如上二句所謂他日將尋
滿思復然思復才如赤驥必致飛騰我則如破牂恐難攀高步也
和蔣發運

夜語翻千偈 此以下二句言我向與蔣穎叔夜語今又寄書并詩也
此身真佛祖 此以下二句蓋承第二句也言身心安則知義軒
人：佛祖也此即穎叔書中之語也

舩穩江吹座 此以下二句蓋承第一句也言穎叔為菴運使今舟
行對江樓中當月也蕉雪解云尔

和人假山

上黨挽天碧玉環 或云挽峽鏡三字通用今所用挽字蓋峽字之
義也碧玉環言山也刻楮子謂韻會侵韻挽字注云史記天官書
三月生天挽常昭音參差之參又前漢天文志挽雲如牛注音參
今坡所用本於此乎

造物何如童子戲 此以下二句言上四句所謂真山皆造物戲也
此假山乃童子戲也畢竟皆戲劇然則真山假山有何別哉今此
假山即使君閑暇之時所造也蕉雪云言造假山以慰使君閑也
刻楮子謂蕉雪解可也若字蓋與同卷所謂妙語先春若病顏又
借君佳句若良時之若同乎

何當挈取西征去 此以下二句言我若得西歸蜀則當挈取此假
山又寫之於屏間也

次韻錢舍人病起

床下龜寒且耐支 此以下二句言錢舍人病已瘳今后延壽可知
床下龜蓋其疾已去如悟弓影者則又當不衰老也蕉雪解不必
改悉字作去字也言疾未全瘳也

殿門明日逢王傳 此以下二句以賈誼不疑比錢舍人也言向來
病不朝今已平復則明日當佩劍朝參也蕉雪云言病後人故下
句特言其壯健之形也

坐覺香烟攜袖少 此以下二句如次云注則以上句屬錢舍人下
句不及解也蕉雪云二句共言錢舍人病中不朝參也刻楮子謂
蕉雪解可也

何妨一咲千痾散 此以下二句言錢舍人占我輩歡會咲語千痾
散何必用藥哉

次韻答王鞏 此篇五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王郎以下四句
一段天欲以下四句一段歸來以下四句一段君看以下四

句一段

爭鋒難剽甚 此以下二句言難平生爭鋒欲勇者而不慣戰鬪則
及擊鼓將戰之時忽尔驚奔也詞人戰詩亦然故造物欲使王定
國慣習文字特置之窮厄之間也刻楮子謂次公注云聞鼓以馬
喻之亦可矣然二句共以戰喻之則驚奔字屬人亦得矣

孤光照微陋 此以下二句言王鞏先是屈萬丈文光空照微陋之
地辭似月在盆中也

却疑彭澤在 此以下二句言王鞏詩實必淵明也韋蘓州詩若此
王鞏猶為煩不足取也或云言難事可勞也

君看邵思子 此以下四句言若此琴則定園詩實必邵思子所謂
臣之廢折可配君之春溫者然無知音則不必可彈之

次韻李循孺留別二首

窮通等是思家意 此以下二句言我在窮通時同有思家意矧今
衰病送鄉人李循孺其不堪歸念可知也此篇才一句才三句第

六句一意才四句中六句一意

好去江魚煮江水 此以下二句蓋循孺時猶有母歎今歸路有姜
詩曰居之地則循孺亦純孝可以感江魚江水也蕉雪解不及循
孺有母也

次韻黃魯直赤目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賴君以下

四句一段

天公戲人亦薄相 薄相解見于陸說第一

書成自寫蠅頭表 此以下二句言如上所謂山谷已屏鮮腴故心
地亦洞明如百千灯則雖今病目而未足為憂宜具天眼以書蠅
頭細字製乞鏡湖之表也蕉雪云言山谷持戒清淨久屏鮮腴則
眼患當愈然則書細字表以乞鏡湖也凡由食增熱故眼為之病
也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平生學道已神完 此以下四句蕉雪云言醉者墜車神全矧正孺

平生學道神已完則不必如兒童悲傷手但有孝心故暫有憂色
也第一句第三句相承第二句第四句相承也

書空漸覺新詩健 此以下二句懶雪云蓋正孺時傷左手矣杜詩

悠悠伏枕左書空又把蟹亦左手也然書空把蟹皆手之所為則
不必言左手傷乎二句共言其所傷次才瘡則可以書空可以把
蟹也

賣却老驄為酒直 此以下二句言有馬故乘之故墜傷手則

不如無馬故勸賣馬買酒作新年會也蓋相戲之語也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 此以下二句言燒香偈与香炷相共遍滿諸方

也或云四句偈次公所引燒香偈可也又併言魯直來詩也雖幸
東南而西北亦在其中也

不是聞思所及 言專詠香故弄耳聞而取鼻觀也

萬卷明窓小字 此以下全篇言明窓看書則眼花滿班不如燒香

閑坐也

隔牆知是曹參 曹參坡自比也 蕉雪云言雅無休沐暇不與山谷

輩同飲酒而或家中遊宴與吏歌呼也

丹青已自前世 此以下二句言我好丹青畫竹石似有前世餘習

然未乃其妙絕窺一斑而已

五字當還靖節 此以下二句言尊直能詩與書也 靖節高閑比尊

直也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清廟幸同觀濟 言哲宗初即位謁宗廟致祭祀故坡與曾子開

同扈從也

流落生還真一芥 此以下二句言此身多年流落總一芥而已今

生還為翰林學士而位近執政故自周章以恐懼也

道傍儻有山中田 蕉雪云不必可有之自恐為富貴忘歸休而致

之也

再和

眼花錯莫豎霜勻 此以下二句坡自言老來憔悴之白也懶雲云

錯莫字無注然依杜所謂失主錯莫無晶光之句而見之則蓋言

眼中生花而昏昧無光歟凡無注之字據其前后而解之蕉雪云

只自塵用毛待語也

奉引拾遺叨侍從 此以下二句以杜甫樂天自比也

最後數篇君莫厭 此以下二句言韻險難和故辛苦如食椒桂也

言曾子開不可厭我待不佳也

挂觀飛樓凌霧起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宮中也或云挂觀蓋此

方所謂掛造之義也蓋形容臺樓在空中也

不聞宮漏催晨箭 言雖宮中而其遠處或不得聞也

會誓何日乞方回 言如却超乞其父方回為會誓太守然今誰乞

乞我為越太守也 蕉雪乞字作与字讀亦可乎

偶与客飲止答之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主人以下

四句一段盡力以下三句一段

揚雄他文皆不奇 此以下二句言揚雄文不必皆奇然至酒箴以

設餅居并湄之譬則尤堪稱之 坡意嫌不飲酒也 蕉雪云揚雄文

皆奇然今美酒箴而言耳

酒客法士兩小兒 此以下二句言或時遊宴為酒客或時節儉為

法士二共隨宜則可也何必字一隅哉上句專美飲酒至于此句

又高一着矣或云酒客言陳遵法士言張竦二人皆不知道之小

兒耳共不足論之只當飲酒以樂也

豈復見吾衡烝穢 此以下二句言孔常父不解我欲留之意辟如

季咸不得相壺子橫烝穢也 蕉雪解不必及衡烝穢蓋以孔常父

馳去比季咸自失而走耳

盡力去花君自癡 此以下三句言力不飲酒也 煩惱菩提尚存二

見則力去花之癡也 如此者豈知醍醐与酒一味哉若不信只當

問文殊也

次韻劉貢父独直省中

筆老新詩疑有物 此以下二句言貢父來詩有神然心已空而無

容塵煩惱也

共喜早歸三伏近 此以下二句言欲自省中歸來相共穩卧也 蓋

承第一句才二句也 蕉雪云言今衣冠結束之身至盤礴則快活

可樂若平常盤礴則不可有此樂也 故以此樂特為君恩也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此身江海寄天遊 此以下三句坡自言也

又驚白酒催黃菊 此以下四句言歲月速而重陽已近然定國未
老也今幸窮愁宜急著書也

次韻張堯民止留別

玉堂給札恁如雲 此以下二句言張堯民也
此去若容陪坐嘯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如題注所載坡答堯民之
簡有何緣一麾為三堂主人之語故堯民詩亦有何當暫豁金臺
直未占三堂作主人之句也今坡又答其詩而言我若去朝以爲
魏州太守而使堯民陪我坐嘯則主客皆當待人也坡為太守則
主也堯民為倅則客也

和王晉卿 此篇八段起句以下六句一段醒來以下四句一
段欲書以下四句一段吾生以下四句一段上書以下四句
一段豈知以下四句一段賢愚以下四句一段朝廷以下四
句一段羨君以下四句一段

醉眠草棘間 此以下二句蓋坡自言向來謫居草棘中幸無恙也
欲書加餐字 此以下四句言我欲寄書相憫問此亦如魚相濡沫
而已豈得救之於溝瀆哉蕉雪解亦尔
賢愚有定分 此以下二句言賢愚各守其定分必尸祝不越樽俎
也賢言說卿愚自言也

文章何足云 此以下十句言我平生所享文章蓋一小技而已當
代羗虜未平則如說卿有武力尤可貴也

次韻劉貢父止憶持國二首 前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
狂似以下四句一段

相君脫屣自參寥 參字作雜讀蕉雪云寥廓蓋天也言占天相合
也猶言天遊也

顏紅底事髮先白 此以下二句言康公未老而憶弟有愁故髮先
白也康公持國本自兄弟可謂室迩然則今輶遠別未可深愁也

盛事終當繼八蕭 蕉雪云八蕭言韓氏兄弟八人也然八蕭亦後
相繼今韓康公兄弟同時皆貴也彼約豎此約橫也只因八字而
言耳

狂似次公應未恠 或云坡於韓康云每用次公故事蓋嚮時在康
公酒筵叢醉狂乎按本集十一次韻韓康云置酒見留詩云不應
屢費譏安石但使無多酌次公其末云少卿尚有車茵在頗寬寬
容勝弱翁

閉戶端居念獨深 此以下二句言康公閉戶獨坐特憶與持國本
在小軒朱檻之間也蕉雪云念深字用陳平故事蓋康公為丞相
而念其弟唯所念與陳平異而已

燎髮誰知英公意 蓋弟於姊之故事然兄弟義同故用之蕉雪云
燎字蓋火之用也火之為物赤則為黃字對不亦妙哉

已託西風傳絕唱 此以下二句言康公寄侍於持國然尚不得相

逢只明月為友而已

他時內集應呼我 此以下二句言若得預康公家宴則當爛醉墜
冠也下客坡自言也

只許隔牆聞置酒 此以下二句言我時為翰林季士侍讀而與劉
貢父輩禁省同居純隔壁然不得往來隨意唯奏公事聯書名字
而已

機雲似我多遺俗 此以下二句言我兄弟劉貢父妹姪共不事俗
事也遺俗言不与世俗相親也遺字作忘字可也

共託屬車塵土後 此以下二句言我兄弟及劉貢父妹姪皆共為
天子侍從時天子詣宗廟致祭奏樂故以鈞天廣樂比之蕉雪云
言他日或居外任憶著今日朝廷侍從之事則當如多也刻楮子
謂蕉雪解不如上解或此二句只言二刻而已不必坡自言扈從
乎然則共字屬并姪也

車輕馬穩轡街堅 此以下二句懶雪云言方乎命駕之時車輕馬
穩而轡街亦堅利則無一不可也然有蚊虻撲緣則馬便驚此尤
可患也人事亦然今雖為明天子所用而高車駟馬必有傾覆憂
則何足羨之哉蓋天竟來待必有羨我在朝之語故云尔蕉雪云
上句言如天竟其人材莫不可然則豈入朝大用也然置身朝廷
則動為小人所觸忤也刻楮子謂懶雪解可乎
截斷口前君莫問 此以下二句言如上所謂天竟必有羨朝廷之
語故坡口前截斷要其不問也言人間之樂實勝仙府以朝廷比
仙府以外任為人間也
馭風騎馬我何勞 此以下二句言我已平生馭風騎馬則於為神
仙有何勞哉然猶要天竟寄其土產長松恰與張天竟平生如丹
霞燒佛手段而却向清涼禮文殊相同也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病客巧聞床下蟻

此以下二句言聞蟻觀猴皆為病也

聰明不在根塵裏

此以下二句言真聞真見之性不在耳根眼根

聲塵色塵間也王晉卿已知此理則何必憂耳疾哉然家中婢僕

徒欲求藥療之而已刻楮子謂雖聰明並幸而意在耳而已

但試周郎看聾否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晉卿雅稱有耳疾而實

不可尔其聰當如周瑜也

僕領貢奉止次韻為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

此以下二句刻楮子謂雪與花皆無情不必有

為人然待人造語之妙可見也杜所謂江上放舟清之句又中集

所謂遠屋霜風待我出之句皆同一律者歟

行避門生時小飲

此以下二句言我与門生同出則恐於我致禮

故避之時穆父遣騎吏相招遊金明池也門生蓋坡向所試之士

也刻楮子謂蓋本集所謂却愁縣令知遊寺猶喜漁人爭渡橋之

謂也

魚龍絕技來千里 此以下二句言錢穆父遊金明池也楊文公
談苑云宋太祖作講武池於京城之南以習水戰遂有事於吳江
其後太宗又發三萬五千人鑿金明池於順天門外池東抵羅城
南面福林苑西面普安院庶人園講武臺北面官舍軍壘中作水
心五殿飛梁跨水長百餘丈四岸為龍舟樂船戰船樓船競渡數
百艘每歲暮春令兩軍收樂分布岸上白礮樓酌酒都人遊觀連
月車駕親幸初御水心東殿觀水戲作魚龍鳧鴈釣魚酌酒之戲
設機於內皆以真宮善泅者緣鞦竿倒擲水中次臨西榭觀競渡
作合羅迴波之戲設標令爭取之初鑿池以龜無數載十車投金
水河中後遇歲旱有西域僧善咒龍致雨必就五殿作壇場念咒
多有雲霧自池中起頃臾而雨豈帝鄉神治靈虬之所潛蟠乎余
友川江心摘寫此一段為勝說一助也又歲時廣記十七云京師

有金明池自三月一日開人間多不知月初遊人甚少御史臺頰
出榜申明祖宗故吏許士庶遊金明池一月其在京官司不妨公
事任便宴遊閤門御史不得彈劾池在州西順天門外街北周圍
約九里池面徑七里刻楮子謂由談苑則金明池為遊觀勝處可
知矣由歲時廣記則坡今以三月出遊亦有由也又按本集廿一
卷送穆越州詩云四朝春曰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河此言穆自
言也又本集廿二表弟程德孺生日云四朝遺老凋喪盡鸞髮他
年幾何迎此尔言程自言也蓋皆言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也
此句亦同之以言錢自言耳然次公注云四朝未敢專注可怪也
知有黃公酒壚在 此以下二句言雖有酒壚而老來不能到此也

次韻曾直嘲小德止不妨無外家

進饜客爭起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小德母妾也客來之時進饜執
役然有小德故客爭起而敬之小德亦不愧為山谷子其前程不

可量也

莫欺東方星 此以下二句言妾之進御也
名駒已汗血 此以下二句蓋美小德而戲山谷之語也

景仁和賜酒瑠璃詩復次韻謝之

笙磬分鈞上下堂 或云鈞字作均字可也言曲調也蕉雪云鈞蓋
擊節之器也

玉瑄猶聞鉅黍香

或云黍精於尺者也言微細韻音律也

此生會見三雍就

此以下二句言當見三雍成就不可必梁鴻嘆

未央也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此篇句句不解而見矣

再和

与君流落偶還朝

此以下二句言我又流落今忽召還仍問昔日

在朝累世富貴之人或無之此即過眼之間有變改也蕉雪解不

及委曲或言朝廷高貴者絲太多也然由次二句見之則上解
可乎

莫嘆華顛飄米勝

此以下二句言人嘆我華髮而帶米勝然豈不

愈昔日衣冠大抵死去地下天涯相隔者哉

行吟未許窮搔雅

此以下二句言窮搔雅之道事吟詠我不自許

之然至于為一州守出教令則猶可能之或云上句言先是謫居

似屈原行吟然今召還故云未許也

記取明年江上郡

此以下二句蓋承第六句也言我明年在州郡

夢中可只聽鈞廷雲門韶籥之樂也蕉雪解不必改春字作雲字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於締方暑六堪朝

此以下二句言當于暑月則雅御締結猶可也

到于歲晚則非韶裘何堪哉申之言之朝廷無事之日雅輕薄才

猶可也至于政事繁多之時則非大賢才何任哉蕉雪云熙豐之

河多士用事此輩輕薄統以締結一時當暑而用耳今至元祐群賢重用豈非孤貂至歲寒則必被記憶而當御耶

共喜鴛鴦歸禁御 此以下二句言今多士濟濟逢宣仁哲宗西宮之聖明也

我如枯桑不受條 言桑枯無葉不為人所採摘也按毛詩才八七月篇云蠶月條桑注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再和

誰惜異材蒙徑寸 此以下二句言葉公秉王仲至皆大才而位猶在衆底也然我独身老而居禁頭賦辭似枯木借凌霄以為已枝

蔓也

奉常端冕作威韶 言當奏樂開宴也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隴稻如京 此以下二句蓋記目前也

鑑裏移舟天外思 此以下二句如次公注則以為不可解然上句以為言越也下句只據公孫瓚故事故疑之而已然元微之會稽

州宅詩有鼓角聲從地下迴之句則今蓋用之也二句共言越明矣蕉雪解同之或云天外思蓋泛舟之思也

山園故國城空在 此以下二句如次公注則下句以為言越然上句無所屬蓋言杭州少章時徙坡在杭州也但上一對皆言越則

此一對亦共言越字山園故國非杭越故事則借用以屬何州亦乃矣或云意未平言潮聲悲壯也按昌黎文集十八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字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刻楮子謂意未平之字唯言潮聲而已

二子有如双白鷺 此以下二句言越有蒙仲杭有少章隔錢塘江相望然其潔清如双白鷺也蕉雪云以佳公子比鷺其來久矣刻楮子謂蕉雪必指杜牧晚晴賦也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群 此以下二句言穆父先是为京兆尹今守越也
為京兆尹見于顏注又本卷未有政比趙張健之句盖用京兆尹
故事也

謫僊歸侍玉皇案 此以下二句言穆父守越我亦來守杭也謫仙
泛言謫居之仙也 不必專指李白也穆父在越故用元微之故事
而已蕉雪云玉皇不必言天子今言謫仙所歸而已刻楮子謂上
句言錢當召歸亦以乎

已覺簿書哀老子 此以下二句坡自言也按杜詩才二贈獻納起
居田舍人詩云獻納司存雨露遍地少清切任才賢蕉雪云司存
字杜詩已用之盖論語異注有此義跋刻楮子謂不啻獻納司存
之句杜集才二又云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坡用司存字本於
杜而上加有字偶與論語相似跋按黃氏日抄九十四湖亭土地

祝文云有司存必有土地今某置司此土今神即吾所恃自今司
存上下悉惟神休是范又按廣弘明集二十二沈約神不滅論云
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又明朝栢軒先生鬼獺高僧長蒿
一對云亦如塵世有司存頗類神仙足官府此豈非占坡所用同
耶然則倫語異注之論恐當尔

年來齒頰生荆棘 此以下二句言久不作詩口裏生荆棘然因有
習又占穆父唱和也

我老詩壇仆鼓旗 此以下二句或云言我已衰詩與亦廢唯借景
文佳句若之於良時也刻楮子謂上解無害然若字不可屬佳句
言借景文佳句若起良時歟虽良時而無佳句則徒為良時而已
今有佳句則豈非若起耶

但空賀監杯中物 此以下二句盖勸景文而言唯當飲酒以樂繼
作詩不可示無知輩也

故應好語如肥瘠 此以下二句言景文未訪之妙也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群 此以下二句言錢穆父於越州不稱才德其政不足費力也刻楮子謂上句蓋牛刀割雞之意也

稍喜使君無疾病 此以下二句言焦雪云如上句所謂穆父閉門卧治百姓或以為使君疾病而不出然送客之時見其車轡故喜其非疾也

欲息波瀾須引去 此以下二句言凡作詩言事匪唯我独如此然世人專摘吾言以為罪也若欲息此事無若引退也波瀾言世議渺漫無限也蓋穆父未訪戒坡之故云尔

次韻子由使契丹上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 此以下二句言我癡鈍不任事辭北使免到寒地我已辭子由亦辭則不可也

胡羊代馬得安眠 此以下二句言契丹已与中華和親至窮髮之北皆沐漢恩故禽獸亦安眠也刻楮子謂窮髮之南次公注可也然或言聖朝拓邊廣遠旧時窮髮之北在今則為南于盖用柳子厚所謂濮公于北視粟于南之文法也

鍾毛年来亦甚都 此以下二句言契丹漸通於中華故知貴文字不然豈解問三籘哉按江少虞類苑三十四云張善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籘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洵范陽書肆亦刻于瞻詩數十篇謂之大籘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善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籘刻楮子謂鳩舌問三籘盖記實也

那知老病渾無用 此以下二句言如上句所謂契丹貴我相問未知老病無用不堪居朝而欲乞外任也

始憶庚寅降屈原 此以下二句言子由之子逢以寅年生恰似屈

原然我為其伯父猶必王弘於僧虔稱其美也按漁隱叢話前集四十茗溪漁隱曰和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詩云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晉書王弘與兄才會集任子孫戲僧虔跳下地作虎子僧縛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連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則蠟鳳戲乃僧縛也又南史列傳十二王僧虔傳曰父暈書占兄弟才集舍子孫任其戲言僧縛採蠟燭珠為鳳凰云或云僧虔南史已載或說則坡蓋本於此也漁隱之論似為坡誤何不精耶

僧虔採蠟燭珠為鳳凰亦數其長者之刻楮子謂

隨翁萬里心如鐵此以下二句言達隨子由不憚萬里行其心如鐵則它日與家可知也凡子不才則為父者買田與人以為生計然必達則自當立身豈勞為人買田哉刻楮子謂本卷卅七丁又云嗟乎世之君子儲重資而腴田大第以為子孫謀者充然自以

為固蒂也未徒蔭而向之充然者王承福為之惘然矣蓋言子孫不賢則虽有父祖付授而不得以為已有也坡此句之及也

雪後止次韻答之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知君以下八句一段

殘花愁久病此以下二句言我病不出花亦如愁也續翠云刺雨言無用之雨

不見双旌出此以下二句言我病不出唯使九陌人賞春也

天葩尚青萼此以下二句言雜花落盡唯牡丹猶存似待我來也載酒邀詩將此以下二句言今當載酒共賞牡丹者景文一人而已其餘非可招邀者也蕉雪云景文武官也美之故抑耀儒也

次韻袁公濟謝芍藥詩

燥吻時著酒濡此以下二句言我常疾故用此藥也蕉雪云袁公濟時有病而求芍藥之藥歟

河魚潰腹空號楚 此以下二句言川芎與山楸也。空字楚字言昔日空用隱語而已。意不在用藥。今則實用此芎藭不亦佳哉。按左氏傳十一正義云。林展乃言必須入井。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無社乃解其意。告林展云。當目視於井而極出之。出溺為極。刻楮子謂河魚腹疾之喻。若依實則不可有此理。蓋一時隱語假設而已。

自咲方求三歲艾 此以下二句言用藥不必禁女色也。凡用艾者晒之治三歲計而可以療疾也。然我久病非可得三年存。今始求艾豈不愚哉。今用芎藭欲療疾。亦此類也。蕉雪以此二句為言表公濟然弟七第八二句。羨表公濟則此句蓋自言乎。

羨君清瘦真仙骨 此以下二句言我已老病縱御藥有何益哉。故今与芎藭於公濟之已有仙骨更欲付此藥健其身也。

次韻林子中玉彥祖唱酬

早知身寄一漚中 此以下二句言本已知此身寄一漚。然晚節同輩皆逝則尤覺我身非久也。

昨夢已論三世事 此以下二句。上句承才一句。下句承才二句。言過去已昨多。現在未來亦尔也。蕉雪云。已往之事已為昨矣。如隔三世也。

差勝四明狂監在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我已勝四明狂監。則老後不可又至京洛也。刻楮子謂次公解亦此義也。顏氏題注云。慶祖時守明州。然則此二句或屬表祖乎。

葉教授止龍井之游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二十句一段。似聞以下八句一段。訥菴以下十二句一段。

華堂鬧絲管 此以下二句言葉教授所厭避也。
先生疾走避 此以下二句言葉教授偏避女色。見之無喜色。思之如鴆毒也。

穀淫及靈臺 此以下二句言歌旱麓詩之聲過至靈臺詩歌之也
淫言過也

功名一走兔 此以下二句言葉教授無爭功名之心也

高亭石排衙 言石相對而立如官衙排列也

似聞雪舞叟 此以下二句言傳聞徑山龍化老人之故事故來訪

其遺跡也

泉扉本不扃 此以下二句言泉似扉雪如袂也蕉雪云扉在泉側

又以雪為袂也刻楮子謂此解不及上解欬

慈皇付寶偈 此以下二句蓋徑山故事乎未見出處慈皇蓋言佛

也蕉雪解亦尔

訥菴有老人 按潁濱文集六十九杭州龍井院訥齋記云錢塘有

大法師曰辨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之人歸之如

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

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為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

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勉

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

何師告其衆曰吾雜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

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之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

汝舍我之將老於是言已策杖以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

致其所有饒嶮堙圯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嵩之洞臺觀飛

湧丹堊炳煥如天帝親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大虛

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告予為記之刻楮子謂此所謂訥菴即

訥齋也旧注不載事迹故引子由記以證之

吾儕詩酒汙 此以下二句言我輩有詩酒之污若觸禪寂之地則

恐有穢之故欲往而常止也

齋厨費晨炊 此以下二句言我若到徑山則以太守有費齋厨也

願聞第一義 此以下二句言我願往徑山蓋為聞才一義而已豈
欲費齋厨之飯哉

便投切雲冠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我幼小好奇服然今則不然
故當投冠以居徑山也切雲冠即奇服也

次韻林子中見寄

飄零洛社數遺民 此以下二句言林子中也惡賓字不必嫌之只
言於詩酒間豪放縱逸而已或坡自言乎

元亮本無適俗韻 此以下二句元亮坡自比孝章比子中也注云
孝章要為天下大名之子文選李善注云要盛也又為字下有有

字

蒜山小隱雖為客 此以下二句懶雲云如次云註則上句言林子

中在潤州下句忘言蒜山亭前江水乎我細考之二句共坡自言
也坡嘗寄元長老詩序云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一屬

金山故作此詩与金山元長老云其詩末句云蒜山幸有潤田地

招此無家一房客蓋林子中自潤州寄詩其中必有謂坡為無家
客之語故坡亦答之有叩頭莫喚無家客之句蒜山為客蓋坡用

為已故事然則二句言我實無家客而可卜隱於蒜山然今所居
杭州錢塘江水其源自我故山岷江而出来則杭即故鄉何必謂

我無家客哉蕉雪云上句坡自言曾到潤州蒜山為客也下句言
蒜山亭前江水自岷江而來也刻楮子謂懶雲解可乎然下句由

蕉雪解則可乎

咲看魚尾更莘言愛魚樂遊也

次韻參寥同前 此篇不解而見矣

次前韻答馬忠玉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河梁以下

四句一段

坡陀巨麓起連峯 此以下二句言富貴非一朝所成譬如自巨麓

而次才至連峯也

河梁會作看雲別 此以下二句言我未別去之先互以待酒占馬忠玉舍也

祇有西湖似西子 此以下二句言我去後唯西湖可從馬忠玉也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燃 此以下二句言欲老于外任之心不可改也

那堪黃散付子度 此以下二句言我虽以吏部尚書召還而實非

其宜唯當居外任也按坡年譜坡在杭以翰林承旨召云然今

用吏部尚書故事蓋穎濱遺老傳云坡此時守杭先以吏部尚書

召已而又以翰林承旨召蓋子由時為吏部右丞為避親嫌以翰

林承旨換吏部尚書也然則此篇蓋未以翰林承旨命之時所作也

別勝三夜繞朱絃 按刘后村詩話云鴈湖注半山歸腸一夜繞鐘

山之句引韓昌黎詩腸胃繞萬象非也孫堅母懷妊夢腸出繞吳

閭門半山本此見吳志刻楮子謂坡亦与半山同意欵然則繞字

属別勝也然次公注亦可也

群仙政欲吾歸去 此以下二句群仙言黃安中等也玉川坡自比

也蕉雪云凡以躬廷比僊淵坡今赴召故有此句也

次韻刘景文見寄

淮上東來双鯉魚 此以下二句言刘景文書信自淮上而來也

細看落墨皆松瘦 此以下二句言見景文所書之字想見其人也

松瘦言文字瘦勁也

烈士家風安用此 此以下二句言景文本將種雖非可用文章而

猶有書生習氣故今寄詩而其字亦佳也

莫因老驥思千里 此以下二句蓋坡勸景文以不可作老來不遇

之嘆也

次韻錢穆父止見寄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六句一段清詩以

下二句一段

大耿疲勞已離群 此以下二句言我離群独在穎子由尚居朝廷也按後漢書帝紀才一光武紀云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陽不孫述称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号楚黎王張步起琅琊黃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畧郡縣又別号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来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万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注云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彊盛為号云云大彤渠帥樊重尤来渠帥樊崇云云又按列傳才九耿弇姑南父又衣族及傳云步聞大咲曰以尤来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云云刻楮子謂本文言大耿兵疲勞也今坡自言其身也又下面注難卒解故引帝紀列傳足之

玉堂不著扶犁手 此以下二句言玉堂不可著此身只老来為外郡守恰好也

清詩已入新歌舞 此以下二句言杭越酬唱之詩也

韓退之止作此答之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十二句一段人言以下十二句一段

昌身如飽腹 此以下至軻孟之句凡三段議論也言昌詩雖勝富

貴昌其身而未足為富唯當昌氣也縱虽昌氣而到劫壞之時氣亦可壞唯昌其志則氣自充塞天地之間無尽時也

人言魏勃勇 此以下二句言凡虽有血氣之勇而不昌其志氣則臨時有所怖畏也

謹勿怨謗讒 此以下四句言凡在艱難窮苦而其業其道成就辭蓮花出於淤泥菡萏生于糞壤也

賴此善知識 此以下二句言謗讒失志此我善知識也由之長道

業如枯木生蕘哉

和劉景文見贈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西來以下四

句一段

西來為我風驚面 此以下二句言景是不憚辛苦訪我於汝陰我
屋寒冷無人忽乃旧友不亦悅乎

新渡寺席上止坐皆驚歎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十句一段子

詩以下八句一段清朝以下十四句一段

神屠不目全 此以下二句次公不詳注然上句以為不見金牛似
未盡蓋取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乎然則神屠不必出手之意
著明矣蕉雪云徐妃半面粉戲侮元帝今坡所用少及本文言好
面不必事塗抹纔半粧而已

詩書亦何用 此以下四句次公注似言詩然細考之非但言詩
泛言儒書也此館言途中館舍也詩書蓋以毛詩尚書為文字之

根本故率之耳

許時咲我癡 此以下二句言叔弼自不作詩而只費我輩吟詠按
海錄碎事十九云顏愷之字長康好吟詠自謂乃先賢風制或請
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刻楮子謂由此見之則顏愷之
本已好吟詠者也下面注似未足故引碎事矣

莫言清潁水 此以下二句言叔弼此去後不可謂潁水如隔河漢
或有快便則互通信也

異時我独來 此以下十句言叔弼歸去後我独來于潁水之上若
得魚可有歐陽尺素并百篇詩也以其詩一咲可以解春愁又乃
其詩作吟詠可知如鄭人縷也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 此題有二義一曰趙景貺

以春思及懷吳越山水為題作詩見寄也一曰景貺寄春思
詩坡和之因寫憶吳越山水之懷也吳越言杭也此篇二段

起句以下十句一段思吳以下四句一段醉翁以下六句一段
歲華來無窮 此以下二句言少壯驚歲華推移今已老眼慣見也
未動意先騁 言春意也

西湖忽破碎 此以下二句言鳥落魚動而湖面碎破也

願君營此樂 此以下二句言當于春時宜理枯瀆放舟以為遊樂
若拘官事 豈有歌時哉先當營遊樂事也此樂蓋上二句所
陳也

思吳信偶然 此以下四句當以顯兩義辨之也言今懷吳越亦偶
然耳凡出處去留皆是前定何必偏懷一季哉言景旣又自言共
有理也

白酒真到齊 此以下二句言唯可飲酒而已不要設女樂也蕉雪
云齊鄭假對妙矣

次韻王滁州見寄 此篇五段起句以下二句一段君看以下

六句一段君家以下四句一段丈夫以下四句一段我倦以
下四句一段

斯人何似 春雨 此以下二句言雅善人而不適人之心也斯人
指凡為君子之人也

丈夫自重貴難售 此以下二句言政陽永叔王元之平生自重以
不售為貴身後清名占青山相共千古不泯也上句蕉雪云言貴
而難售也下句或云言其死已久也

後來太守更風流 此以下二句言王景猷也風流不減政陽王元
之也

憑君試占問琅琊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坡問評琅琊山當許我來
游而無難色也

趙景旣止求潤筆也

我老書益放 此以下二句言人珍我手迹也

欲求東齋銘 此以下二句言景旣求銘我亦求潤筆酒也
長餅未未到 此以下四句言潤筆酒未到故寒不能書然不欲多
飲如淳于髡也

二鮮于君止作詩為謝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十四句一段喜
聞以下十句一段

奉使獨未還 言使京東也

召用既晚矣 此以下二句言子駿善人而不被用蓋天命有慳也

一朝失老驥 此以下二句言子駿忽死也

遙知三日雪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蓋二鮮于寄詩文之時有大雪
也見于東坡啓劄也

故人在潁尾 此以下二句言我為鮮于君故人而今在潁州故作
詩見寄也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新年樂事歎何曾

僧也

此以下二句言新年未曾作樂事閉閣閑坐如病

穎魚躍至新亭近

別去則共誰遊哉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今潁州遊樂當多然陳傳道

祇恐樽前無此客 此以下二句言傳道縱去尚有其弟履常也刻

楮子謂此下句承上牽下特揆之妙可觀矣具眼弁之

次韻徐仲車

蒼蠅莫亂遠雞聲 此以下二句言仲車雜聾然能覺知四方事則
不可以蠅聲為雞聲欺之也

八年看我走三州 此以下二句言仲車退居不動如月常在空然
我塵中紛流行不定如水也

人間擾攘真螻蟻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人間皆如螻蟻耳然於此
是非紛豈非聞之為牛闕耶刻楮子謂蕉雪解尤可也但因仲

車耳聾而發也却有聾勝聰之意豈不妙哉

次韻林子中止見寄

東來寄食似孤雲 此以下二句言自杭名還未幾又為潁州守今又守揚州也東言京師也

羨君湖上齋搖碧 此以下二句言子中在杭我在揚也顏氏義如

此如次公解則為子中時在潁也刻楮子謂顏氏義可也蕉雪亦同之

為報年來殺風景 此以下二句坡自言罷芍藥會也

次韻和晁無咎字士相迎

少年獨識晁新城 此以下四句皆言晁新城也蕉雪云卷旆旌言

其不出仕也凡戰鬪之時豎旌旗戰罷之時卷之故以為辭也秦軍墨守之字亦承之也

有子不為謀置錐 此以下二句言晁新城知無咎自當立身不敢

付置錐計之田地蓋無咎意氣如吐虹而不以寒飢為憂也

端如太史牛馬走 此以下二句言無咎已似司馬遷則豈可以嚴

徐比哉睢亦尻也蕉雪云連尻睢之語少与方朔意相遠今言司馬遷才非嚴徐輩可並肩接踵而已按漢書東方朔傳云上復問

朔方今不孫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

知闕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与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市鹵牙樹頰脰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脚連睢尻遺蛇其迹行步佻旅臣朔虽

不肖尚冀此數子者之刻楮子謂細見此傳蓋坡所用少相違蕉雪解深以其旨哉又續注甚失於踈畧縱以繁除中間諸公名

已為此句所引則嚴安徐樂當存以為證也故今引以續之云徘徊未用疑相待 此以下二句言朝廷遷延未用無咎蓋似有所

待然揣之晁新城已不枉道而仕者則無咎亦有家戒故不求進

用由之朝廷尚未用而已

路傍小兒咲相逢 此以下二句言小兒唱我歌詞也人言万事將頭空蓋坡句也今蓋以此句為故事也見于顏氏

次韻劉景文贈傅曦秀才

窈眇文章宜和寡 此以下二句皆言傅曦也

未能飛瓦彈清角 此以下二句亦皆言傅曦也上句承才一句下句承才二句也

詩成送與劉夫子 此句有二義一曰傅曦若作詩當寄劉景文也

一曰坡自言我今作詩寄傅曦然其詩次景文韻故又送与景文也刻楮子謂蕉雪解似同才二解也然才一解切當矣

次韻定國見寄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勞生以下四

句一段故人以下四句一段

展轉不能夕 言夜不能寐也

故人為我謀 此以下二句定國來詩必說我宜在朝濟時然仕宦

不可有歇期則不如早引去也

次韻奉和上月下聽琴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半生

以下四句一段我有以下八句一段

聊將竊比我 此以下二句上句言風下句言雲又二句合言風雲

共可自比而不可寄人也次公注有二義且詳之按世說云世目

李元礼謾如勁松下風注云李氏家傳曰雁岳峙淵清峻貞貴

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顯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如千里

馬南陽朱公叔颺如行松柏之下刻楮子謂今注坡詩者厚引

李元礼次公引朱公叔皆有據也

半生寄軒冕 此以下二句言如上所謂我生愛松風与隴雲然仕

宦寓半生於軒冕其間可樂唯琴与酒也

良辰飲文字 此以下二句飲酒之樂也与友人晤語樂意故酒不

醉也

我有鳳鳴枝 此以下八句言愛琴也

見和仇池

上窮非想亦非 此以下二句言此世界皆以癡妄想所建立也

翠羽若知牛有角 此以下二句蓋一意也言世間之事必有禍難

辟如孔雀飲泉而觸牛角若能知此理宜早引去何必居危峻中

如餅之居井湄哉

還朝暫接鸞鷲翼 此以下二句言我今居朝暫時而已終當歸休

山林也

玉津園

承平苑囿雜畊桑 此以下二句言虽天子園不禁畊桑葦蓋葦蕩

者行雉免者行之義也此即仁心廣大豈非計慮長哉

千畝何時躬帝籍 此以下二句言雖有籍田今代無其禮也

籍田

竊脂方紀瑞 此以下二句言畊桑二事

江湖來多寐 此以下二句言我平生有箕皇歸畊之志而未遂今

籍田之景恰如多到江湖也

琴裏思歸曲 此以下二句言因三子來詩而我不感發思歸之意

也君言錢穆父等三子也續翠本云此詩与上月下聽琴詩同時

作也言錢蔣王今因聽琴我亦思歸曲一再行也

次天字韻答岑巖起 本韻侍祠郊丘之詩也此篇亦言百官

侍祠也

回頭驚看珠玉側 此以下二句言与岑巖起同侍祠也上句言岑

下句自言也

第六句注易字下之字難辨或抄云粹當作粹所榛切粉澤也粹
益燎益也刻楮子謂如此解則或有作粹字之本字但考唐本作

燎孟可也

次秦少游韻姚安世贈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問羊以

下四句一段

帝城如海欲尋難此以下二句言我欲尋姚安世然帝城如海不知其居今却訪我尤可喜也杏壇坡自言也蕉雪云下句言姚安世不可問我居也刻楮子謂如蕉雪解與次二句義相連可乎然則才一句蓋坡自言帝城如海我居難尋故續翠云第一句二義姚尋公難或云公尋姚難

剥啄扣君容膝戶此以下二句當以上二義見之也如才一解則言姚安世來訪故坡亦過其居也如才二解則言姚安世不可尋我居故我行訪之此解可乎

問羊独怪初平在此以下二句上句見于次公解下句言姚安世有妻也

肯把參同較同異此以下二句言姚安世若容我相共商確神仙秘訣當奉侍為渠研朱也蕉雪云言直今相逢商確也刻楮子謂蕉雪解可也蓋為較同異而用朱也

次丹元姚先生韻此篇六段起句以下十句一段似聞以下八句一段不學以下四句一段王烈以下六句一段先生以下四句一段蓬萊以下八句一段或云丹元即上篇姚安世欵自怜無佗腸此以下二句言不用委曲情此即無他腸也自可愛憐蓋以此生偶然不必可留意也

懸知當去客此以下二句言身死而性永存也
但為宿緣重此以下二句言我本有一性不滅則當有悟時者也只恐為宿緣所牽去又墮邪路也

似聞梅子真此以下二句言已厭宿緣喜境故欲就姚先生輩學道也

未能肩拊洪 此以下二句言雅未以相狎而先要相看也
且令紹介先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不可卒尔相逢故以紹介先
告論交之意也

不學劉更生 此以下十句懶雲云蓋以方便預論丹元子之語也
言我願相見非欲問鑄金之術又非欲問終身之事唯欲學仙訣
如王烈而已蓋我於至道疑惑不明終當如廣材蹶張故欲就丹
元子學道也蕉雪解上四句同上解下六句言王烈何人非不可
及也叔夜亦難量非可弃也唯王烈獨見神山石髓遽餐之不及
分叔夜而已義當悠久見其風骨以分石髓也蓋告安世以不可
弃之則我於至道聽望可為廣才蹶張也

苦擔指黃壤 此以下二句次公注似不可也蓋丹元子占坡論交
相誓之語也言繼至死不可變志也其誓約之言可以銘金石也
蕉雪解亦尔指黃壤蓋指白水之意而已

蓬萊在何許 此以下四句懶雲云蓋丹元子之意也言雅季仙而
蓬萊未可到唯當与如坡者遊也然阮山王言如坡者也顏延年
作五君詠七賢中不容山王然今計丹元子意言凡學仙者避凡
人我則不然縱使世間人亦當相隨論交也如蕉雪解上二句言
觸事即蓬萊不可向別處尋但癡人空相望作弱水三万里之看
也下二句与懶雲解同矣刻楮子謂上二解皆以矣然此以下四
句共坡向丹元子而言予言不必可認蓬萊渺茫之地且當隨我
輩遊也

達人友四海 此以下二句懶雲云蓋坡稱美丹元子之語也言雅
我輩而可容相從也

謹勿使形謀 此以下二句蓋坡警丹元子之語也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北苑傳呼陸楸郎 此以下二句言宴高麗使者之時即吏衛護然

晉卿館伴夷人亦當知其風流也

天山自可三箭定 此以下二句蓋承才一句言晉卿將種而其威足以服夷狄也

宣勸不辭金盃側 此以下二句蓋承才二句言天子宣旨而勸酒

故飲不少殘至杯盃側及其醉歸路人爭看也按先生別集三十一載諸公評云宣勸字東坡數用之其一和王晉卿館伴言農詩云宣勸不辭金梳側其一和王仲至喜赴御筵詩云宣勸不多心自醉其一和蔣穎叔端門觀燈詩云十分宣勸恐難勝

丹元子止復次其韻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夢中以下八句一段可憐以下四句一段

謫僊 蕉雪云謫仙指李由又泛言謫墮散僊皆可也飄然語蓋漢武所謂飄然有凌雲之勢也

飛仙亦偶然 此以下二句言天上飛仙而於瞬息間為神君所

謫罰則脫命居于人間也然則神仙亦偶然而已未足貴也脫命蓋亡命之義也史記漢書注皆曰命名也今言亡命於仙府也

惟詩不可擬 此以下二句言如上所謂飛仙偶然易謫墮難為謫仙而其詩語非餘人所可學也擬字蓋文選所謂擬古詩之類也言丹元自天謫墮為道士而猶能詩也

夢中哦七言 此以下二句言如韓詩則哦七言之句言仙人玉冊之句蓋韓自言也今坡所用二事共言丹元子此以下言丹元子坐作詩謫于人間也注六字常語一字難之句蓋言一字難會故韓退之夢中詰其語也

蓬萊至今空 此以下二句言丹元子已在人間故蓬萊寂莫此即仙家不養才之謂也

上界是官府 此以下二句言丹元子為謫仙亦可也蕉雪云天上官位競之者多而無暫虛位之時也

次韻聰上人見寄

前身本同社 此以下二句言我与聰上人前身同為僧今感宿業為俗矧流落守于邊塞之州也

一悟鏡空老 此以下二句上句承才一句下句承才二句言我雖為俗而悟前身是僧仍知自前生与聰上人同社也鏡空自比圓澤以此聰上人也

歸心忘犢佩 此以下二句言我雖守定州而歸心常在杭州故忘却為官佩劍只能諳養生術而已聰上人自杭寄詩故及之或云忘言不可忘也言可歸耕也蕉雪云歸心字似可屬故鄉然今言杭也

不似歐陽子 此以下二句言虽歐陽雷名於杭州而終不至我則不然向已倅杭今後又必當到杭也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或抄云子由嘗贈知雄州王崇極又

按本集二十卷有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荆進詩

老李威名八十年 此以下二句言李允則也遺顏言見其像也

自聞出守風流似 此以下二句王雄州有李允則風也言允則蓋

真宗時知雄州今王雄州亦如此則豈非真宗太平氣象又還耶

但遣詩人歌杖屨 此以下二句言王雄州到朝則必勞其還今雄州所侍妓女雖有離別可憐之情而不可顏之

內朝接武知何日 此以下二句蓋坡自言也蕉雪云接武字禮記

言前足後足其步武相接也今坡言我亦繼王雄州步武至朝廷何日耶

詹守携酒見過止和之 本韻在才十三卷其題云惠守詹君

也按坡在惠州丙子重九詩云坐洵兩使君注使君詹範字器之方子容字南圭也

箕踞狂歌老瓦盃 此以下二句蓋坡自言也蕉雪云坡時無婦似

用莊子鼓盆歌之故事不必及無妻亦可也

傳呼草市以携客 此以下二句言詹守來飲也蕉雪云使君來過故草市之人為之傳呼相報也

山下黃童爭看舞 此以下二句上句言詹守之宴也下句言詹守有仁恩也或云黃童言七歲以前之童也見于困學記聞蕉雪云言黃童鼓舞也刻楮子謂蓋言童子來見太守宴坡之歌舞乎蓋杜所謂楚老來看客之意也

荅周循州

前生自是盧行者 此以下二句言我今來南方恐是六祖後身也然人皆以我南遷比退之蓋誤也本集廿四贈虔州術士謝晉臣詩有此一聯但自字作恐字耳

知君清俸難多輟 此以下二句言周循州時送米然此後周所行清俸不可多分則我當覓黃獨以療饑而也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東嶺以下四句一段

共惜相從一寸陰 此以下二句言歡遊之詞寸陰亦可惜蓋酒虽少而歡意多也

且同月下三人飲 言与兩州守三人飲酒也不必據李白詩本文也

東嶺近洲松菊迳 此以下二句言新居也南堂在東嶺也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此題蓋才二篇之題也施氏此第一篇題云又次韻惠守許過新居才二篇題云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

相娛北戶江千頃 此以下二句言東嶺新居之下則千頃長江也故云無地可臨也

拔薤已觀賢守政 此以下二句言循守也

風流賀監常吳語 此以下二句上句言周循州蓋吳人也下句坡
自比也次公解曰惠守唐蓋吳人也刻楮子謂此題所謂二守
乃循守周文之惠守方南主也然則次公解誤歟

治狀兩邦俱第一 此以下二句言循惠二州治政共為天下才一
也然循守時罷官還朝必當為朝廷所留豈再來此方哉潁川以
循守比黃霸再為潁川太守古今美談坡今反之又高一着矣
治狀蓋言記錄政治事迹之狀歟蕉雪解似尔

循守臨行止前韻

學語雖鶯在柳陰 此以下二句言出小鬟女也蓋以少女比雛鶯
也

通家不隔同年面 此以下二句言虛下崔家携妓出遊之時隔同年面
其異日心可知也今循守出妓以宴同年則知其異日必當不棄
其旧也

越著春衫遊上苑 此以下二句言循守入京之後春遊當携此鬟
又必求國手好歌之人可令教新音於此妓女也
嶺梅不用催歸騎 此以下二句言嶺南韶州則循守曾為倅所臨
也今歸駕不可過其地若經之則其民懷德懷惠必截鐙挽留也

次韻子由上二絕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 此以下二句言吳子野虽安坐小茆堂而其人
非常則必化身遊歷四方其車馬之迹當無處不到也或云吳子
野旧時遊歷四方今已安坐何也蕉雪云如吳子野當遊歷諸方
豈可留之於一小堂哉

仙心欲捉左元放 此以下二句一意也言若欲捉住吳子野其人
必癡人也蓋如上句所謂其变化不可測則豈可捉之哉仙心字
屬左元放或云上句承才一句下句承才二句言子野口道如左
慈也

先生咲說江南事 言如上二句所謂江令宅謝家堂皆已廢矣唯
有青山似旧時而已 蕉雪云 吳子野時赴金陵也

次韻王爵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 此以下二句言今北歸途中辛苦之句也 下句
不字作手可也

漢使節空餘皓首 此以下二句言我今北歸如蘇武白首入漢然

此地只餘故居如東陵侯瓜地耳

誤辱使君相投拭 此以下二句蓋王爵林詩中必有坡還朝當大

用之語故云尔投拭蓋剪拂之義也

和孫叔靜止唱和

喜聞新國政 此以下二句言故人寄書告朝廷新政也

蕉雪云 匪啻聞新國政事又以故人書皆可喜之事也 故人不必

拍孫李乎

秉燭真如夢 此以下二句言與孫叔靜等相會出於不期故驚喜

疑夢中已逢此輩豈辭飲酒哉

天涯老兄弟 此以下二句因孫叔靜兄弟而願與子由會也

廣倅上復和答之二首

垂死初聞道 此以下二句言我老後來南方初聞禪道從前誤信
儒書而已或云此二句承才二句也 蕉雪云言我向來頻逢災厄
今以疾病送盡其災也蓋時有病也

心閑詩自放 此以下二句蓋美蕭大夫詩句也言不拘繩檢不涉繁

冗豈非放而疎耶蓋心閑筆老者能口如此也

滔二沮叟是 此以下二句言天下滔二實如長沮言也然蕭大夫

独有餘裕也

次韻鄭介夫二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 此以下二句言我一自落泥塗其著脚甚深未

乃出矧到事艱難乏于薪食乎蕉雪云坡謫惠州遂又遷儋耳此即落涯途深之謂也

長庚到曉空陪月 此以下二句上句承才一句下句承才二句也

長庚蓋言同輩已稀而只我与鄭介甫而已

相与鬪豔持漢節 此以下二句言我与介夫皆遠居邊塞然不少

憂歌詩自樂也或云上句承才一句

孤雲倦鳥空來往 此以下二句坡自言也鄭介夫詩必有坡當大

用濟時之句故云尔

一生憂患萃殘年 此以下二句坡自暮年最逢憂患也

海上偶來期汗漫 此以下二句言逢鄭介夫也

良醫自要經三折 此以下二句言介夫屢謫經艱辛由之成就才

德辟似三折肱為良醫也然其遭罪又如虽老将而不幸有敗軍

之責也二句皆慰鄭介夫之語也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

萬里歸來空泣血 此以下二句言我為哲宗侍從者久矣及歸來

哲宗已崩空泣血而已七年奉大數耳其間有出入也此詩全篇

皆自言也

森：叠戟擁朱輪 此以下二句言狄大夫也梁公以此狄大夫也

刻楮子謂有神只言狄守詩句而已蕉雪解亦似尔

白傳閑遊空誦句 此以下二句上句承才一句如次公註則言誦

兵衛叠戟之句也然顏氏義不必指兵衛之句乎言我今於狄大

夫辭如白樂天幼賤不日与韋房二君之宴遊唯空傳誦其詩句

也顏氏虽列韋房故吏而意在韋一人乎下句承才二句言杜子

美於狄明府稱親然我不得親狄大夫也

東海莫懷疎愛意 此以下二句狄大夫必有可致仕之語故坡勸

以不可歸休今朝廷幸無權貴可避也

為公過嶺傳新唱 此以下二句言我今召還路當經梅嶺若傳唱
狄大夫詩則梅花句感訪句清絕而可速發也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蕉雪云坡尺牘中有寄通直之簡引
之為此詩談助可也

一篇瀧吏可書紳 此以下二句言退之瀧吏詩陳其所以罪我
亦以之為鑑戒自今而後當閉口小心也已知所以罪則不可
如滔、周流、河津於長沮輩也莫字蓋非向人而言蓋自戒之語
也

老去常憂伴新鬼 此以下二句言我先是謫居愁喪死然今歸來
為陳人而已幸未死亦可喜也新鬼言死也

會見四山朝鶴駕 此以下二句次公四山三李之注不可也蓋顏
氏注可也四山言舒州四面之山也騎鯨魚蓋用李白故事無言
三李也舒州天柱山神仙居也故四方仙朝此山也蕉雪云三李

言龍眠三李也又言李白一人亦可也用月下三人故吏也刻楮
子謂言三李之義可也

欲從抱朴傳家學 此以下二句上句以李通直父比葛洪也言我
曾與之論內外丹也下句以通直比蔡邕也言通直如其父必當
傳神仙秘訣也異書字借用言仙書而已

室空惟法喜 此以下二句言陽行先室中以法喜為妻心又以天
遊為樂也

摩詰元無病 此以下二句上句承才一句言如維摩示病而實不
病也下句承才二句言行先心虽如須陀洹聖者而身形尚俗也
蓋借金剛經之語而已

苦嫌尋直枉 此以下二句言欲使尋直即是枉尺也陽行先嫌為
利而枉矧工夫純熟豈非心田之秋耶

雖未麒麟閣 此以下二句言陽行先雖無為功臣蓋形其葬閣而

幸又不如祢衡埋骨鸚鵡洲也

衆謂元德秀 此以下二句言人以陽衍先不娶為如元德秀然衍
先自為似陽城蓋以其後裔也蕉雪云不唯以元德秀無妻比之
陽城亦無妻者也云刻楮子謂上解蓋顏氏注之義也蕉雪解
尤可乎按新唐書一百十九陽城傳云年長不肯娶云云此可以
為證也元德秀不娶亦見于唐書本傳

拔葵終相魯 此以下四句言如行先不德繼居宰臣位必可堪其
任又有出塵高尚之心則其辟穀避世亦可也蓋出人行藏皆可
也蕉雪云虽拔葵辟穀不求利者而皆為相封侯則今陽衍先亦
當如儀父張良然出處共無碍隨時應世可也刻楮子謂若依
公儀父張子房故事則相魯而後拔葵封留而後辟穀然今用以
為拔葵而後相魯辟穀而後封留蓋造語之妙乎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十二句一段孫郎

以下十六句一段我家以下八句一段

軒裳大炉鞴 此以下四句蕉雪云人自少有富貴軒裳之願為
之勤苦學問能成其功則軒裳恰如大炉鞴鑄出諸器也梅福傳
云爵祿天下之砥石也蓋志于爵祿故有誓古功豈非砥礪利器
耶今此炉鞴喻此義也

可憐方回癡 此以下四句言人之苟求富貴官爵之心雜其父而
不知之故嘉賓為桓温謀主懷不軌心王坦之為桓温求婚媾
此其類也然都方回王懷祖平生皆不悟其子有如此之心而愛
之方回及其子死始悟之豈非大癡耶王懷祖虽初不知而後悟
之則豈非小點耶按先生別集二十五都嘉賓既死出其所与桓
温密媒之書一篋属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
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
也而愛莫加於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不匿其惡名方回以君之

故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畔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曰汝真痴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溫之禍也使鄰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矣刻楮子謂坡論方回懷祖或於詩或於文前後之論一意可見矣

回看十年舊 此以下二句言我回看十年以來之人不求富貴功名者唯孫介夫亦兩三人而已

孫郎表獨立 此以下十二句詳見顧氏題注蕉雪云霜戟重圍蓋先是介夫為一州太守乎刻楮子謂只喻深嚴之貞乎次公解亦尔續翠義亦同之

深居不汝覲 此以下二句言孫介夫不趨利名而常深居不出雖親戚比鄰不敢往問也

養火雖未伏 此以下二句言凡欲煉丹砂而先養其火到其伏時而煉歇然則伏字言其非活火也不然言養火煉藥了之後乎言小孫詩句虽未到真妙處終當有以辟如虽未鍊丹為銀而遂當有得也續翠云丹鼎奪胎不是空幸有玉人頰頰之多姿也蓋服丹則奪旧胎而其顏色似幼少皆言其紅也

我家六男子 此以下二句言我与子由六子之季皆淳朴而非時人之所好也

願言敦宿好 此以下二句言與孫氏諸郎共可來往也蕉雪云竹林指孫氏一家也坡榜孫志奉居為竹林隱居也見于題注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度嶺以下四句一段野濶以下八句一段

典刑傳父老 此以下二句上句承一句下句承二句也
度嶺逢梅雨 此以下四句坡自言也

野閣聳百樓 百樓言高樓也

行看鳳尾詔 此以下二句蓋向霍大夫而言也次公註不可也虎

頭州言虔州也言霍大夫今為虔州守此後當自朝廷降詔書遷之於高官也

歸途應食粥 此以下二句蓋承上自慚以下二句也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十句一段恨賦以

下六句一段

高門元世旧 此以下二句言許氏本高門然與我有世舊今於客

路相陪尤可喜也

清絕聞詩語 此以下四句言許朝奉也言許朝奉家傳學事踰通

非法家者流然到新獄則用春秋法也

邂逅陪車馬 此以下四句不必虔州故吏只用其意而已言我今

與許朝奉相陪以遊如採杜於芳洲又此地窮遊如仲宣登樓

也

恨賦投湘水 此以下二句蓋南方故事言賈誼賦退之詞皆不如

許朝奉五字詩也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此篇四段起句以下十句一段洒掃以

下六句一段之子以下八句一段俗學以下十句一段

鄧通豈不富 此以下二句言鄧通以富郭解不負此皆人勝天理

之證也刻楮子謂漢書游俠傳郭解傳云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

數適有天幸窘急常以脫若遇赦由此見之則郭解平生有不善

之行而不至窮死則此即人勝天之謂也上解蓋此義也又言鄧

通本有窮相然文帝強富之郭解本貧然武帝謂之為不負此皆

人勝天理也二解孰是如才一解則以人勝天屬鄧通郭解如才

二解則屬文帝武帝也蕉雪云此句所用少違本文也

驚飛賀厦燕 此以下二句言不善人暫勝天道以富貴然至于天

勝人之時則其人寂寞日時賀履之燕今則飛去昔日入幕之賓
今則走散也

醉眠中山酒 此以下二句言人間富貴猶如一醉一夢也

洒掃古玉局 此以下六句蓋坡自言也玉局即道士觀也香火之

祀与天帝宮相通也

之子富經術 此以下八句皆言孫志奉也志奉虔州人也言南方

清淑之氣化為此人也此民言志奉也伶倫坡自比也

俗學吁可鄙 此以下二句言俗學文章譬如以紙為繒以芻為銀

皆非其實也蕉雪云芻銀蓋如此方端午童子所佩造刀之飾以

麥葉為金銀也

聊將調癡鬼 此以下二句言如上所謂紙繒芻銀之類只當調弄

癡鬼而已若有智之鬼豈可變調弄哉蓋俗學文章暫弄癡人而

已華新言帝繒芻銀也

窮通付造物 此以下二句言今嫌俗學者皆不通時用然窮通乃

喪本一致則何必枉己志以媚人哉

崔文季甲止示志舉 此篇三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君看以

下二十四句一段自我以下八句一段

君看崔負外 蓋以崔文季比崔立之也非崔文季今實為負外郎

也

今似梅子真 蓋言隱居也

自言捻角歲 此以下二句言崔文季少年時其慈母為子擇鄰居

之蓋崔文學自語也

邦人驚似舅 言似孫介夫也

挺然齊魯生 此以下二句言孫氏崔氏親如齊魯姬姜之姓為

婚姻也又齊魯儒而出于孫介夫舅甥之間也蕉雪解似尔

黃桴和葦簫 此以下二句言如我上所謂著書已絕筆唯一哩以

含千諄而已蓋世間文章千諄重複辟如人為嘈雜之樂我只一
嘿如上古蕢樗韋籥之音自然合天節也

時自娛嬉 此以下二句言我不為俗子作詩文今為崔文子和
此詩而已

次韻江晦叔二首

人老家何在 此以下二句上句坡自言鄉閩之遠也下句言虔州
時有祈雨之事也次詩亦有雨已傾盆落之句也蕉雪云言我已
衰老殘生無幾然家族在遠地其欲速歸常州可知矣時水少舟
不進由之滯留虔州深恨龍眠不雨也

酒舫回太白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時水少舟不進故挽回其舟留
滯于此然常弱家族已聞我台歸故必當相待也上句借用太白
詩語耳刻楮子謂年譜云紹聖元年六月惠州安置是月先生至
當塗始被惠州之命遣家還陽羨獨与幼子過同行云云此即家

族在常州之證也

幸與登仙郭 此以下二句上句言刻器之下句言江晦林也蕉雪
云言雅愁滯留而幸与江晦叔刻器之相從亦可喜也刻楮子謂
如次公解則上句言江下句言太守恐非乎

浮雲世夏改 此以下二句刻楮子謂困學紀聞云浮雲云孤月
云見東坡之心然則此二句豈非得意者也耶

詩仍翻水成 言江晦林也

鐘鼓江南岸 此以下二句言流謫海外今不意召還已到江南則
向來流謫如夢今北歸似多驚也

二江爭送客 言二江之水如相爭送過客也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歸來

以下四句一段

橫空初不跨鵬鯤 此以下二句言雅不跨鵬鯤而自然揚空中蓋

紀到器之夢也

一枕昼眠春有夢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器之夢雖似春多偶然

而向來舟行夜中無風濤之難則此豈非亦多為佳兆也耶

歸來又見顛茶陸

此以下二句歸來字多病字皆坡自言也

咲說南荒底處所

此以下二句言檳葉春落則南荒之為地其如

何哉或云奉今相逢之處也

次韻郭功甫二首

九万里風安稅駕

此以下二句言我本非其人而飛騰天上不然

豈有向來流落哉矧今未以稅駕之地此皆昔時不卑飛之過也

續翠云雲鵬自比蓋因畫雀和韻也

可怜倦鳥不知時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我似倦鳥故羨如騎鯨

者也郭功甫為李白後身然不必偏以騎鯨屬郭功父也

玉局西南天一角

此以下二句言我當此鶴歸鄉也蓋与才一句

意通

次韻法芝舉旧詩

言法芝詩中舉坡曾所寄圖如磨牛云

老芝如雲月云云之詩而言也

次韻荆門上惠泉詩

此篇四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泉源以

下六句一段泉旁以下四句一段古人以下六句一段此以

下篇拾遺之作顏氏本不載

溢若有所折 言水屈曲停止而不流去也

泉源本無情 此以下六句言泉水無情則不可向之論濁清只人

名之曰貪泉曰愚溪則亦為可耻故与有名惠泉者異月而論之

異月蓋異日之義也或云異月言月在方器則方而在方器則亦

也蕉雪解似尔刻楮子謂上解可欤

君子謹所居 此以下二句言泉因所在而或曰會或曰愚則君子

亦當謹所居也

古人貴言贈 此以下二句言君子贈人以言則我今告張維以其高節不少變當必惠泉冬夏相同也

冷：但不足 此以下二句言此惠泉之水虽不多而有其源則必流歸海豈有盡時哉凡有不足心此即到遠之謂也

次韻和子由潤予善射

中朝鸞路首振之 此以下二句言居朝廷者大抵不知居邊塞者專習武事也

穿楊自咲非猿臂 續翠本云由基与李廣合用共無字也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皤然 此以下二句言我与林子中共迂疎為世所弃也

相逢卯色五湖天 或云卯色盖卯時天色也劉楮子嘗与呆翁論

卯色字翁云卯字盖卯字訛歟太平廣記有夜月瑠璃水春風卯

色天之句也又放翁詩多用卯色天之句字又張約齋集有卯色

天之句也蕉雪六引太平廣記為證也續翠本云言西湖於卯時

視之甚美矣又作卯引太平廣記

水作縠紋微起伏天如卯色半陰晴微風蹙水靴紋浪落日烘天

卯色天天字淡青成卯色水波微皺作靴紋以上皆放翁句

絲簧同上木蘭舫細草薰之卯色天 張約齋句

六代四山川與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瑠璃水

春風卯色天傷時与懷古垂淚國門前 沈約子青箱詩

江邊遺愛啼斑白 此以下二句言林子中辭令所治州更赴海國

也故遺老悲其去然其先声已入今所赴之謳歌也此詩未知何

時所作盖坡為杭守時林子中在潤或此時所作乎

早晚洲明賦歸去 此以下二句坡自言也

次韻馬元賓 續翠本云公自黃移徐今与元賓徐州相逢歟

或云自僂耳故京師時歎

流落江湖万里歸 此以下二句言今初与馬元賓相逢慟向時差

池未以識面之懷也刻楮子謂此篇盖自僂耳名还之時所作乎

北歸之作每用万里字

初闻好句驚人倒 此以下二句言我今初見馬元賓知其人仍悔

曾過元賓父家之時不与元賓相見也續翠本云東庭未詳言朝

廷歎於朝廷未知音也

握手寧知無監賀 此以下二句言我今与元賓相逢握手非李白

所謂無賀監之謂未知元賓許我結交如周勃於袁盎否袁盎坡

自比也蕉雪以此全篇為坡未与元賓相見之作

塞鴻正欲摩天去 此以下二句言元賓當高飛然我垂老不可追

攀也

次韻答李端叔

西省鄰居時邂逅 此以下二句言在朝与李端叔唱和乎此篇盖

元祐三四年之作乎或云言旧在朝廷之時也此篇元祐三年定

州作也續翠本云言稀而逢之特有味也朝廷相逢語妙也

和晁美叔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四句一段珍林以下四句一

段

及觀皆自直 此以下二句蕉雪云言凡我所行人以為未可則且

自責此及觀而自直也又人凡好識我亦与其人同相識豈非諂

諛耶上句續翠本云公自言及觀從前所誤事內自改之皆心為

直也相識言其後諛者必前諛公今知之改之也

事過始堪笑 此以下二句言本無毀譽也

珍林尚空谷 此以下二句續翠云皆言晁也注非

未識造物意 此以下二句言物理茫茫不分賢愚接於同一鈺

也續翠本云公不知彼造物之所為空同一鈺与美林相對也或

云無能者為大官有能者不用造物心未知能不能今同一爐也
和穆父新涼 此篇二段起句以下十句一段清風以下十句

一段

未能逐什一 此以下四句言我今仕官未以十分一計之小利矧
高位飛騰如搏九万里哉然早有欲脫冠蓋之志也或云什一言
不為今時之利仕也蕉雪云如上四句所謂出仕之不可也然不
出仕則何以養妻子哉若欲不出仕則將賣買求十一之利歟此
亦我所不可為也不然將一向脫人間世如鵬搏九万歟此亦非
我所可及也下句續翠本云公欲退以与猿鶴終其志亦不能
受知如債負 此以下二句言受天子宰臣之知而居官若報其恩
則當速退譬如負債之人終償之則焚其券書也

但知眠牛衣 此以下二句言凡在官位之時若思田日艱難不極
奢侈則必可免死亡之難也蕉雪解亦同之

三公行可致 此以下四句言穆父必當為宰臣則我先獻一語
以有望蓋其用事之日當放我於江湖以適其願也蕉雪解亦同
之

坡詩脞說第十九

一校了加朱点 明定璋首座



110X
78
10